

范稳

骚

宅





国防大学 2 061 4337 8



騷宅

範 穩

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4. 10



国防大学 2 061 4337 8

(黔)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龙国义
封面设计 旺忘望

骚宅 范稳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北保定满城科技胶印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280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一版 1994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7-221-03596-2/1·657 定价:11.80 元

内 容 简 介

七十年前，整日苦苦钻研房中术也难以满足四房妻妾“虎狼”欲求的老地主解林富终于让美艳如桃的四姨太给他戴上了一顶绿帽子……

按照封建族规，奸夫要接受“宫”刑。而淫妇则要跪在祠堂前向祖宗赎罪。然而，这个刚烈至极的四姨太竟……，目睹惨状的老地主袍哥大爷从此一蹶不振，无论什么秘传春药，再也不能鼓动他雄性的威风。他神经失常，竟至索取婢女热尿当酒喝。老地主的长子解茂厚成了新的袍哥舵爷，他勾结地方官府贩烟发迹，他对自己如花似玉的老婆没有欲望，却偷藏了一块弟媳素梅的手绢，躲在秘室中想入非非……，自己把自己折磨的死去活来……。为了霸占素梅和田产，他不惜将胞弟解茂源打入死牢。死里逃生的文弱书生解茂源得到“军统”的青睐，成为一名彪悍的杀手。为了复仇，他上山

60156/12

为匪，成了方圆几百里地让人闻风丧胆的大土匪。

鸦片、女人、赌博、田产这四大欲望成了男人们疯狂争夺的目标。为此，曾经极度兴旺的大家族，三代亲人反目，连睡熟中也睁着一只眼，各自握着仇杀的屠刀……。

当代著名作家范稳，用凝重犀利的笔触，揭示了旧时期一个大宅院中各种鲜为人知的诡计和丑恶行径。为读者描绘了一幅民国时期四川乡绅阶级腐败，淫乱的风情画卷。本书对旧社会有钱人家互相残害，玩弄女人的阴谋有人木三分的揭露。



作者简介

范稳，男，四川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生于1962年11月8日。1985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年分配至云南省地质矿产局宣传部工作，1990年调至云南省作家协会，聘为三级作家。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在京、津、沪等地刊物上发表作品近一百万字。作品曾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选载，作品曾获1989—1992年度“青年文学创作奖”；1993年度“萌芽文学奖”。有中短篇小说集《回归温柔》结集出版，北京出版社新近推出长篇处女作《冬日言情》，另有中篇小说集《男人辛苦》即将出版。而立以后，心绪次第平和坦然，在今天这个时代，写作是一群耐得住寂寞的人才为之的事情，它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人生誓约——尽管一个作家仅仅是社会中的一位普通劳动者。

第一章

香火一直旺盛了好几代人的解家之败象就开始于解家后院的茅坑内所发现的那一具小小的婴儿尸体。从来都是家教甚严、家风严谨的解家大院竟也出现了私生子，给这座占地十来亩的美宅大屋一个无情的嘲讽。那层神秘和庄严瞬间就被私生子已开始腐烂的小身体亵渎了。

这是奇冷的寒冬之后阳春三月里的一个好日子，长工李二娃到后院的茅坑掏粪，准备挑到麦地里去。还没有走到茅坑，李二娃就感到一股奇臭扑鼻而来。李二娃看看天上暖洋洋的太阳，心想：未必大粪还给太阳晒臭了嗦。

李二娃忍着恶心往粪桶里舀着老爷太太们的排泄物，尽量不看粪瓢里的脏东西，但他突然感到舀到粪桶时有一样东西“噗

通”一声。是啥子呢？死狗？死猫？大院里的狗们猫们都还在，这点李二娃是清楚的，因为他每天都要喂它们食。李二娃想：大院里的猫狗要是死了一只，老爷该脱我一层皮了，这可要不得。怀着一股对东家的忠心，李二娃用粪瓢在粪桶里一搅——

哎呀我的妈，哪儿来的死娃儿……

老地主解富林是最后一个赶来的看客，那时大院里大姨太、二姨太、四姨太，还有大少爷解茂厚、二少爷解茂源以及一些在家打牌的亲朋好友，都围在离那茅坑十来丈的地方指指点点，脸上神秘莫测。

老爷颤颤巍巍地走到粪桶跟前看了一眼，愚笨的李二娃还垂手站在那里，以为老爷要为自己的发现奖赏他。哪想到老爷一拐棍就打将下来，口齿不清地骂道：

“混账东西，看啥子看？挑得远远的埋了。贱货！”

然后老地主转身对不远处的家人和乡党说：“该下地的下地，该打牌的回牌桌。莫得啥子，这死二娃，大惊小怪。一条打野食吃的狗，我到是怕他（她）吃多了要屙痢喔。”

老地主犀利的目光扫过家眷，他以自己日渐衰老的但已干硬坚固的心清晰地感受到了另一颗脆弱的心“咚”地一声落在了地上。肮脏龌龊的私情昭然若揭。

老地主攥紧了手中的拐棍，嘴角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老地主解林富原来娶有四房太太，但三姨太命短，四年以前在生产时血崩而死。那时请来的接生婆问：“要大的还是要小的？”老地主毫不犹豫地：“要小的。大的我还可以再娶。”

三姨太在经过一场空前惨烈的巨痛之后气若游丝地哀求道：“老爷，求你，求你救下我。我还可以再给你生，再给你生啊！”老地主冷漠地说：“生呀，你生下这个就算你有本事。娃儿活了你也活下来了我会好好待你；你要是不能活下来我送你的牌位到解家

祠堂，算你对解家有功德。”但是最后三姨太无缘占有解家难得的功德，娃儿还是没能救下来，在他母亲身下的一片血海中淹死了。老地主终于也没有送三姨太的牌位进解家祠堂。

当时老地主除正房解王氏生有一个儿子解茂厚外，二姨太解刘氏无论老地主怎么摆弄她，吃遍江湖郎中的各种药丸，都不见她的肚子大起来，时间久了老地主也就对二姨太失去信心。幸好解刘氏娘家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老地主才没有下休书。一段时间内他曾转而对解王氏下功夫，无奈岁月不饶解王氏，她的肚子没有用了。老地主眼见自己日薄西山，骑在女人身上时常有力不从心之感。那天他从解王氏身上气喘嘘嘘翻身下马之时，解王氏愧疚地对他说：

“莫在我身上下功夫了，趁早还是再娶一房回来吧。”

也不知从何时起，人们看见一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洋蛮子出入于沉寂了几千年的城市和乡村，后来他们在官府的支持或默许下盖起样式古怪的、连年纪最老的老人都没有见过的房子，洋蛮子告诉一些和他们亲近的人说这叫“教堂”，并请这些抱着好奇之心或愚钝的乡巴佬到教堂去听他们布道说教，要他们信服一个跟老天爷一样威力无比的叫做“上帝”的神仙。说他有宽阔无边的爱心，说他会拯救民众于水火。每隔七天，教堂的大门洞开，几口大锅支在院子里，为饥饿的民众施舍稀饭。穿黑袍的教士们走街过镇，到处宣传上帝的福音。遇上有人生病的家庭，他们会无偿送来一些稀奇古怪的药物，一些请不起郎中的人狠起心肠闭着眼睛将教士们的洋药吃了，而毛病确好得出奇的快，比吃中药还有效。日久天长一些忘了祖宗的人就被教士们的小恩小惠俘虏了过去，成了教民。开始时教民还为乡党们所不齿，认为他们是一群数祖忘典的不孝之徒。可是后来随着大清的江山被洋人的炮舰逐一打开，依附洋人成了一种时髦时，教民的地位就日渐提高，到

四乡八县的袍哥大爷也惹不起那些从前还不三不四、现在摇身一变就是谁也不敢动他一根毫毛的教民时，教民和哥老会的哥子伙们的战火，就该燃起来了。

老地主解林富后来娶回来的四姨太解苏氏，就是出身在一个信奉上帝的教民家庭。

苏雅清十四岁时她的作盐政小吏的父亲信了教，父亲说这是为了在乱世中一家人能有一条后路。曾考取过秀才的父亲自视眼光比乡下人远大，在他看来大清的江山将亡在洋人的船坚炮厉上，于是拖儿带女一家子都走进了教堂。前一两年的势头看来他这一步果然没有走错，往昔卑微的家族托教会的福逐渐在众人面前抬起头来，不说田地教会的淫威支撑下不知不觉间增加了一倍，就连官职也连升三级，成了当地盐课司的司丞，从八品。自此苏家威风不可一世，苏雅清的父亲到各乡镇哥老会把持的码头上大摇大摆地收盐税，行公务，俨然钦差大臣驾到，后面的喽罗跟班不计其数，到茶馆一坐，么师都要赶紧来泡好茶。

可惜好景不长，忽然一日之间，民间广为流传着这样一张揭帖，上云：

今奉上帝令，灭清剿洋兴汉。行事多人商议，定今端午戌时，天下各处共起征伐，临时起火为准。凡欲投者，在起火时各报（执）军器，将发剪短，只留寸长，勿包帕戴帽，以光头现短发为记。

教士教民们还没有从看到这张揭帖的惊慌中醒过神来，四乡八县的哥老会哥子伙就冲进了教堂，捣毁了一切，一把火烧了让他们看不顺眼、占了他们田地的尖顶教堂，被抓到的教士给吊在

大树上，各个码头上的哥子伙向他们吐口痰、撒尿，挥皮鞭，灌辣椒水……乡党们从前一直传说洋蛮子的那个东西是弯的，竖起来时像一条要偷袭人的竹叶青蛇，不然这世界上怎么会被弄出些黄狗一样的头发、猫一样的眼睛、鹰一样的鼻子的怪种来。因此良家妇女历来对洋蛮子退避三舍，看到洋教士远远的身影就自然会联想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竹叶青蛇。现在洋蛮子成了案板上的肉，男人们终于有了出口恶气的时候。有位在“德顺公”义字号舵把子①刘大爷手下嗨九排②的哥子一时兴起，用杀猪刀挑断了教士的裤带，洋人的下体暴露无余。随后就是一遍喊打之声，石块、棍棒、锄头一齐砸将过去，可怜的教士立即变成了一堆肉泥。

折磨够了洋教士，哥子伙们的干劲被引发出来，有大爷发一声喊：把那些进教堂、信邪教的龟儿子们也拉出来整！

苏雅清记得那阵自己正随母亲在绣一块头巾，父亲连滚带爬地从屋外跑进来，她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看见父亲这样狼狈过。父亲说：“快走快跑，会匪打教民了！”

苏雅清一家人还没有跑出自家的晒场，就听见一阵阵雷一样的吼叫，那感觉苏雅清随时想起来都会腿发软。多年以后她作为解家的四姨太因同一梨园弟子的私情败露，她的腿也这样发软过。并且，和将来的结局一模一样的，十六岁的少女、教民之后苏雅清当时面对如林的刀刀棒棒，还尿湿了裤裆。苏雅清看到那些被称为“会匪”的人先把父亲打倒，然后他们又毫无道理地打倒了手无缚鸡之力的母亲。苏雅清蹲缩在地上像一只冻坏了的小鸡，到她敢抬起头来时，父亲已被吊在晒场边的一棵桉树一动不动了。

后来，清庭派兵镇压了骚乱滋事的“会匪”，世道重新平静下来。但苏雅清的家就不可避免地衰败了。父亲死了，家给哥老会的“会匪”一把火烧了，母亲被打折了三根肋骨，劫后余生的苏雅清靠变卖剩有的家产和亲戚救济度日。后来有一天，当一个媒

婆走进苏家的门时，苏雅清就知道：该是自己告别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走进一扇管他是猫洞还是狗窝的黑色大门的时刻了。

老地主解林富也算是有点点的在园哥弟③，“德顺公”口的义字号大舵把子刘大爷开山立堂时解林富被众哥子推举为二排，作圣贤二爷。后来因为要继承家业，解林富才逐渐把心思放在解家大院和其拥有的百来亩良田及一间油坊和两间布店上，但同袍界哥弟仍然是唇齿相依的关系，没有袍哥大爷的保护，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解家大院怕是早被土匪抢十回了。刘大爷是解家牌桌上的常客，刘大爷的堂弟的千金后来成了解林富的二姨太，尽管她肚子不争气，但因为她是刘家的人，解林富也奈何她不得，让她享受和正房太太解王氏一样的礼遇。“不会生儿子你就陪我抽鸦片、打牌，世上的女人多的是，还怕找不到一个能生娃儿的女人？”解林富反而时常宽慰忧心忡忡的解刘氏。凭这一点，刘大爷就对解林富充满尊敬，认为解二哥落教④。“以后二哥有啥子事抓拿不开，尽管来码头上喊人，哥子伙会给你扎起⑤的。”刘大爷说。

苏雅清成为解苏氏的头一个晚上，在她一直平静如水的人生中实在是太惊心动魄了。老于房中之术的解林富对这个上过几日学的完美无缺的教民之后代，施展了自己五十多年来的人经验。闹洞房的人走后，解林富神志清醒、踌躇满志地走进卧室，解苏氏那时如一只惊恐的兔子缩在宽大的红木床里侧。解林富掌一台风灯放在红木床的案几上，红木床里头的一面光亮如镜的铜镜清晰地映照出侧卧着的女人流畅的曲线，解林富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

“把衣服脱了。”

解苏氏嗑嗑巴巴地问：“做……做啥子？”

解林富边宽衣边神秘地对新娘子一笑：“耍。”

解苏氏傻呼呼地说：“那么晚了，还要耍？”

解林富哈哈大笑：“你娘没有教过你？你们信的那个啥子球教

（基督教）没有教过你？”

解苏氏摇头间，浑身赤裸的解林富已立在她面前，她立时就有猛然看见一头张牙舞爪的老狼的感觉，吓得连忙用双手蒙了眼。女人娇弱惊恐的神态和瑟瑟发抖的肉体更激发起老地主与生俱来的霸占欲和征服欲，他一下感到从丹田处陡然升起一股只有青壮年汉子才有的豪气，这股豪气可以让他上天能摘星，下海可捉鳖；哪怕是皇帝老儿的玉玺，海龙王的眼珠，凭这股豪气一切都犹如探囊取物，手到擒来。解林富翻身骑在了她身上，一只手拉开她蒙的眼睛上的手：“快给老子把衣服脱了。脱光！全脱光！像我一样。”

当解林富渐入佳境时，解苏氏却感到一头老狼在疯狂撕咬自己清白了十七年的冰清玉洁般的身体。那个时候她想到了自己的父亲，这个世界上唯一给她提供庇护和父爱的男人，只有他才能杀死现在压在自己身上的这个气喘如牛的男人。但是曾经威风八面的父亲在一袋烟的功夫就被人吊在树上一动不动了……妈呀妈，当初你老人家生我下来做啥子？

解苏氏突然感到解林富在她身上猛冲几下，就抽筋似的不动弹了，最后竟气若游丝，像死去了一般。他死了？解苏氏在刚刚的惊吓中马上又有了报复了仇人的快感！这就是报应，报应啊！

但转眼解林富又活回来了，他像一个小孩一样从她身上蹦跳下来，嘴里像一个傻子一样地嚷道：

“过瘾过瘾！到底是没人动过的女人。我的白豆腐一般水嫩的四姨太啊，再来一回再来一回。”

解苏氏还没有从下身的巨痛中醒过神来，无奈地哀求道：

“老爷，我害怕……”

老地主以一种时不我待的急切心情说：“你会喜欢的。老子年纪一大把了，到我不行时，你想要也要不了啦！”

那一晚，解苏氏毫无作为一个洞房花烛夜的女人所能感受到

的快感可言，唯一的感受就是自己几乎被压扁了。仇恨和报复的种子也在她被彻底摧毁之时播下。

一年以后，解苏氏圆满地完成自己的使命，为解家生下一个羸弱的儿子。生下来头七天，婴儿浑身紫青，看不到一点血色。而且极少睁开眼睛，也很少哭啼，似乎一来到人间就对这个世界充满愤懑。郎中几乎摸不到他的脉跳，要不是身体还是温热温热的，家里的人早就抱出去埋了。老地主解林富也不甘心就此罢休，专门请人到峨嵋山请来一个有名的老道士来做了九天法事才挽救了这个本该在一出生就归西的婴儿的命。那个老道士走时说“这娃儿命硬，以后必成大器。”

这个捡回一条命的被老道士认为“必成大器”的婴儿就是多年以后把解家大院搅得腥风血雨的浑水袍哥⑥里的龙头大爷、大土匪解茂源。

解苏氏作为一个女人日益成熟时也就是老地主解林富作为一个男人日趋萎靡之日。那时解林富已近花甲之年，无论他吃多少回春药丸，要多少房中把戏，但不行就是不行，那东西就像一把锈了的犁头，不听使唤也犁不动了。这种时刻解苏氏才回想起新婚之夜解林富说的那句话：“到我不行时你想要也要不了啦。”

而这时期老地主在一个道士的鼓噪下突然对炼丹术发生了兴趣，解家大院的后院架起了一鼎巨大的炼丹炉，家里的大小事解林富一概不管不问，统统交给解王氏和解刘氏去操心，大少爷解茂厚也已到弱冠之年，成天屁颠颠地跟在起母亲和二妈妈后面对长工们指手划脚。解林富则隔三差五地随道士进山采药，采回来的一些连郎中们也叫不出药名，说不出药理药性的藤藤草草，在道士的指挥下烘干碾碎，然后捏成药丸放进炉内烧炼，七七四十九天里老地主茶饭不思女色不挨，要么虔诚地坐在炼丹炉前数日

里动也不动；要么钻进书房潜心研读道士赠送的元人陈致虚的《金丹大要》。书房时常传来老地主谰语一般的“意为即为，意止即止……求丹取铅，以意迎之。收火入鼎，以意送之；烹炼沐浴，以意守之；温养脱化，以意成之……”家人都以为老爷是走火入魔了，但谁也不敢上前说一句劝解的话。有一回解林富叫人把一头小公牛、一头小马驹、一头小公猪的睾丸取出来，剁碎后拌上道士给的一种说不出名目的草药泥丸，那泥丸里实际上给道士私下和了一些铁粉、硝土、铅粉和金箔粉银粉一类的东西，道士将这些杂七杂八的玩意儿做成一个生殖器模样的东西放进一个能密封的铜钵内，搁进炼丹炉，一气炼了九九八十一天，在这最后一天的子时，解林富在满天星光之下怀着一股神秘而肃穆的心情开炉取丹。待铜钵凉了打开后，解林富看见了钵内只剩下的一些金色颗粒。

“金丹啊！”

解林富在寂静的夜空里一声长啸，他用一只早已准备好的瓷盘盛了那些金色颗粒，回到堂厅里先在香火案前敬了祖宗，然后就迫不及待地将金丹一饮而下。这时解林富听到一声鸡鸣，那公鸡叫得着实让人振奋，再懒的汉子听得这一声鸡叫都得从床上爬起来。解林富仅愣了一下就感到浑身一热，眼前金光四射，下身一下膨胀起来。那种娶回四姨太头天晚上的豪情悠然转绕于丹田深处，然后尤如春风化雨，滋润着他每一根干枯的血管……

老地主解林富禁不住涕泗横流，紧捂着下身深情地喊了声：“祖宗！”转身便往四姨太房间里冲……

① 注：

①四川的哥老会分五个堂口，即仁、义、礼、智、信。堂口有班辈之分，以仁字为最高，信字最低。参加仁字袍哥的以士绅为主；参加义字袍哥的则多是商贾阶层，礼字袍哥以社会上流民土匪居多，智、信两堂袍哥则多是散兵游勇，苦力，小商小贩等。

②袍哥各堂口下分设内、外八堂由内八堂领导，它有十个等级，称为十排，头排就是本堂的舵把大爷，九排是倒数第二的爷了。“嗨”是袍哥隐语，即参加或担任的意思。

③指正式拜过堂参加袍哥有地位而无执掌的人。

④袍哥俗语，指够朋友讲义气之意。

⑤袍哥俗语，意即镇住，帮忙。

⑥袍哥有清水、浑水之分。清水袍哥是各地民间自成的帮会社团，一般不从事抢劫打杀一类的匪事；浑水袍哥则是专门以打家劫舍为主。



但是即便是解林富那股神勇之气扑到四姨太床上的那个晚上，他一样地一事无成。地主无限悲哀地承认：

不行了。再也不行了。

但是有人却行。且义无反顾地填补了解林富留给他生命力旺盛的四姨太青春时光中的空白。

每年的阴历五月十三是哥老会的哥子伙固定的会期，袍界哥弟称这一天为“单刀会”。相传三国时代的盖世英雄关云长就是在这一天演出了一台流芳千古、脍炙人口的单刀赴会的好戏。哥老会